

第五卷

雙卿筆記

平江吳邑有華姓者，諱國文，字應奎。厥父曰袞，係進士出身，官授提學僉事，主試執法，不受私謁，宦族子弟，類多考黜。遂被暗論致仕，謝絕賓客，杜門課子。國文年方十五，狀貌魁梧，天姿敏捷，萬言日誦，古今《墳》《典》，無不歷覽，舉業之外，尤善詩賦。會有司匯考，生即首拔，一邑之中，聲價特重。

生父先年聘鄰邑同年知府張大業之女，與生為妻。張無男嗣，止生二女，貌若仙姬，愛惜如玉，遍尋姆訓，日夕閨中教之，故不特巧於刺繡，凡琴棋、音律、詩畫、詞賦，無不漁獵。長名曰端，字正卿，年十八，配生；次名曰從，字順卿，年十六，配同邑卿官趙姓者之子。

是歲，生父母遣禮，命生親迎。既娶，以新婦方歸，著生暫處西廳書館肄業。不意端與生伉儷之後，溺於私愛，小覷功名。居北有名園一所，乃袞宦游憩之地，創有涼亭，雕欄畫棟，極其華麗。壁間懸大家名筆，几上列稀世奇珍，佳聯掇畫，耳目繁華，大額標題古今墳典，誠人間之蓬島，凡世之廣寒也。生每與端遊玩其間，或題詠，或琴棋，留連光景，取樂不一。

一日，蓮花盛開，二人在亭，並肩行賞。忽見鴛鴦一對，戲於蓮池。端引生袂，謂曰：「昔人有謂『蓮花似六郎』，識者譏其阿譽太過，今觀此鳥雙雙，絕類妾與君也。不識稱謂之際，當曰鴛鴦之似妾與君乎？妾與君似鴛鴦乎？」生曰：「予與君似鴛鴦也。」端曰：「何以辯之？反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生即誦古詩一絕以答之，云：「江島之巔煙霧微，綠蕪深處剔毛衣。渡頭驚起一雙去，飛上文君舊錦機。以是詩觀之，此鳥雖微，然生有定偶，不惟其無事而雙雙同游，雖不幸而舟人驚逐，雌雄或失，終不易配，是其德尤有可嘉者。若夫吾人或先貧而後棄於妻，或後貴而遂忘乎婦，以此論之，殆不如也。」端曰：「或棄或忘，此買臣、百里奚夫婦之薄倖態耳，此奚足齒！但所謂鴛鴦之永不相違者，妾與君當以之自效也。」因歸庭索筆，謂生曰：「請各題數語，以為鴛鴦之敘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卿如有意，予奚靳焉。」乃首綴《一剪梅》詞曰：

菡蕊初開雨乍晴，香滿孤亭，綠滿孤亭。

一雙微步泛波輕，時掠浮萍，共掠浮萍。

端傍視，因曰：「君詞白雪陽春，固難為和，但各自為題，猶不足以表一體之情，君如不以白璧青蠅之玷為嫌，妾請終之，共成一詞，何如？」生笑曰：「得卿和之，豈不益增紙價耶？」欣然授筆。端續題曰：

人傳夙世是韓憑，生也多情，死也多情。共君挽柳結同心，從此深盟，莫負深盟。

書成，二人交玩，如出一手，喜不自勝，相與款狎亭中。

不意文宗欲定科舉，文書已到。生父聞知，即往西廳尋生，及至，其門早已闔矣；然猶意其在內也，歸，令母喚之。夫婦俱不在室，袞大駭，因以端侍妾月梅者搆之，方知生、端頻往園中遊玩。父震怒不已。

月梅匆匆至亭報知，生、端惶懼潛回。父已抱氣就寢，生往臥內，侍立久之，竟不得一語。蓋袞雖止生一子，然治家甚嚴。生素性至孝，見父忿怒之深，恐傷致疾，乃跪而害曰：「茲因北園蓮茂，竊往一觀，罪當譴責。但大人春秋高大，暫息震怒，以養天年。不肖明日自當就學於外，以其無負義方是訓也。」父亦不答。時生母亦往責新婦，方出，見生戰戰不寧，乃為之解曰：「此子年殊未及，故蹈此失。今姑宥之，俟其赴考取捷，以贖前罪。」父乃起而責之曰：「夫人子之道，立身揚名，干蠱克家，乃足為孝。吾嘗奉旨試士，見宦家子弟借父兄財勢，未考之時，淫蕩日月，一遇試期，無不落魄，此吾所深痛者，今汝不體父心，溺於荒怠，何以自振！汝母之言，固秀才事也，然此不足為重，欲解父憂，必俟來秋寸進則已，不然，任汝所之，勿復我見！」生唯唯而退。

至夜歸室，惆悵不已。端至，亦不與言。端恐其怨己也，乃肅容斂衽而言曰：「今者妾不執婦道，受譴固宜，貽咎於君，此心甚愧。但往者難諫，來猶可追。」遂取筆立成一詞，以示自責之意，曰：

雕欄畔，戲鴛鴦，彩筆題詩句短長。欲冀百年長聚首，誰知今日作君殃。

裙釵須乏丈夫剛，改過從茲不敢忘。不敢忘，蘋蘩中饋，慰我東牀。

題訖，置之於几。生覽畢，見端首倚席，有無聊之狀，乃以手挽之，曰：「予非怨卿，卿何有慙之深也。」然端平昔人前言笑不苟，是時見侍妾月梅在旁，心甚羞澀，但欲解生之憂，故不敢拒。於是給月梅曰：「官人醉矣，汝且就睡，或有喚汝，當即起。」

梅去，端徐撫生背，曰：「然則既非恨妾，殆恨親乎？」生曰：「親，焉敢恨也。實自悔失言矣。」端詢其故。生曰：「向者欲慰大人之怒，乃以明日出外就學為對。今思欲踐其言，則失愛於子。欲堅執不去，則重觸乎父。是以適間不與子言者，正思此無以為計，而縈悶於懷，本他無所恨也。卿能與我謀之，則此心之憂釋矣。」端曰：「君言謬矣。妾與君今日之事過也，非大人之事過也。大人之責，宜也，君向者之對，正也。妾方欲改過不暇，容敢他有所謀乎！」生見端詞嚴意正，乃曰：「卿之所言，皆大義所在，固當嘉納矣。但未見子有相慰之情，設使明日遽別，豈真無一節之可言？過而乃辟耳。」對曰：「一節之事，妾不敢自愛，他則無所可謀也。」生佯如不喻其意，乃與之戲曰：「卿所謂不敢自愛者，果何事也？」端欣然不答。生故逼之，端笑曰：「巾櫛之事矣。」生曰：「靜夜無事盥沐，何用巾櫛？」端語窮。生持問益堅，端曰：「此事君不言而喻，如何苦以其難言羞人耶。」答問之際，不覺獵喜生，兩相冷澀，華乃滅燈與端就寢。

次日，生往西廳，檢點書籍，令家童搬往學中，乃入中堂，生辭父母。父亦竟不出見，但令母與生曰：「今後必須有喚方可回來，不然，不如勿出也。」生領諾，默默而往。至學，與諸友講論作課，忽經一月。文宗到郡，諸友皆慕生才識，接次相邀。生以父嚴，不敢歸家，惟著僕回，取行李合用之物，與友登程。乃致詩一首，令僕付端辭別。詩曰：

自別芳卿一月餘，瀟瀟風雨動愁思。

空懷玉珥魂應斷，隔別金釵體更臞。思寄雨雲嫌雁少，夢游巫峽怕雞呼。

今朝欲上功名路，總把離情共紙疏。

端得生詩，知其憶己之切，正欲思一詞以慰之，奈生父促僕，匆匆不能即就。乃尋劍一口、酒一樽，並書此詩，以慰其意。

曰：

丈夫非無淚，不灑別離間。
仗劍對樽酒，恥為游子顏。
蝮蛇一蜚子，壯士疾解腕。
所志在功名，離別何足歎。

僕至，以端詩呈生。眾友覺之，意其必有私語也。相與奪之。及開緘，止古詩一首而已。眾友相謂曰：「此語雖非出自胸臆，然引用實當。觀此，則其所作可知矣。誠不愧為華兄之敵偶也。」或疑曰：「中間必有緣故。」復探生袖，因得其與端詩稿，諸友相與傳觀，鼓掌笑謔久之，然後啟行。

及抵郡，則生之姨夫趙姓者，亦在候考。店舍相近，日夕相見，而趙子禮生仁厚。又數日，文宗出示會考。生與趙同人棘圍。試畢，本道對面揭曉發放，華生已考第一。其姨夫趙者，因溺於飲博，學業荒蕪，已被考黜，抱氣奔歸。

時生與諸友在郡縣送文宗，適有術士開張，道前談相，士庶羅列，稱驗者萬口如一。諸友謂生曰：「在此列者，惟兄無不如意，曷往卜之？」生曰：「術士之言，多出欺誑，不足深信。縱果如其言，亦無益於事。」內一友云：「兄事弟已知矣，只為怕娘子，恐他於稠人之中說出根腳。」生曰：「非也。」又一友云：「觀前日所寄之詩，則華兄娘子必不如此。彼特吝財耳。」生笑曰：「二者均非所忌，諸兄特過疑耳。」友曰：「兄欲釋二者之疑，必屈一相。」生曰：「何傷乎？」諸友即擁生入帳中，曰：「此相公害羞，我等強他來相，汝可試為評之。」術士見生容貌異常，熟視久之，乃曰：「解元尊相，文齊福齊，不知欲隨何處講起？」生曰：「目前足矣。」相者乃以富貴榮盛之事，按相細陳。諸友曰：「此事我等俱會相了。只看得招妻、得子如何。」相者曰：「妻皆賢，子亦有。」生詰之曰：「賢則賢，有則有，乃若『皆賢』『亦有』之言；相書載於何篇？」相者笑而答曰：「此乃尊相之小疵，故未敢先告。解元問及，不得不言。所謂『皆賢』者，應招兩房也；曰『亦有』者，應次房得之也。」生終不以為然。正欲辯之，比文宗起馬。生令從者以錢償之，奔送出城。

文宗既去，本日生與諸友言旋。及至邑，復往學中，乃令家僮先報於母，示以歸省之意。母言於父，父曰：「今日若子事業畢耶？任汝主之。」母不知父亦有與歸之意，乃謂其「不與歸」。端聞之，制詩一律，著僕付生，以堅其志。詩曰：

聞君已奪錦標回，萬疊愁眉漸掃開。
字接風霜知富學，篇連月露見雄才。
廣寒有路終須到，丹桂期扳豈藉媒。
寄語多情新宋玉，明秋捷報擬重來。

僕以端詩與生，並述母言。生將端詩數上吟詠，以丹砂飛書，朝夕觀之，以自策勵。歸寧之志，亦不復萌。

忽有客自生岳父之邑至者，生往拜，詢以外家動履，客因以趙子矢志捐館告之。生傷悼不已。辭客歸齋，思小姨雖未入趙門，然考時接見趙子，相禮甚恭，若不舉弔，似為情薄。因以此意稟於父母，父曰：「此厚道也，況外家久欠問安，一往即回可也。」

生得命，乃回，與端備禮而往。端修書一紙，臨行付生曰：「數字煩君帶與阿妹順卿，以慰其拂鬱之心。」生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況彼我尤當避嫌，何以得達？」端曰：「妾在家時，更有使女香蘭者，君今去，妾父母必遣備君使令。令彼達之，得矣。」生乃以書收袖，別端而行。

將近，生令僕先行報知。張夫婦大喜，遂出門延生而入。至庭，生敘禮畢，張夫婦慰之再三，生亦申敘間闊。頃間酒至，主起揖就席，席間所談，皆二氏家事，唯弔喪一節，生以嫌疑，欲俟張道及然後舉也。殊不知此子在日不肖，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張正悔與為婚，一旦而死，舉家欣快，以此之故，所以席間不道。

時張夫婦俱在席，惟從與諸侍妾在內。從為人淑慎端重，不窺不觀，無故不出中堂前者。生新至時，諸侍妾咸曰：「大娘子新官人在外，今其坐正對窗櫺，娘子曷往觀之？」從叱之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女子也，何以看為！」續後因童僕往來屢稱生「才學為一時珍重，又與端相敬如賓」，而彼趙氏者眾皆鄙之，心恒鬱鬱。今報已死，事聞信至，乃謂香蘭曰：「人言汝娘子姐夫恁般溫雅，果信然否？」因與蘭立於窗後潛視。見生才貌舉動，俱如人言；又見父母特加敬禮，喟然歎曰：「阿姊何修得此？予今後所擇，若更如前，誓不歸矣。」言罷，不覺有所感觸，唏噓之聲，竟聞於席。然張夫婦年大，耳不及聞。生思：「此必小姨，因見己而憶趙子也。」不覺勃然之色，見於其面，遂托醉求退。而張亦以婿途中勞倦，即促飯撤席。已而，果命香蘭曰：「此汝娘子官人，早晚盥沐，汝當奉巾櫛。」因就令執燭導生寢。

生至寢所，乃取端書付蘭，曰：「汝既大娘子侍妾，可將此書奉與二娘子，千萬不可失落。」蘭接生書，即歸，未看封皮，不知寄自端，以為出於生也；心中疑惑，慌至從房。

從正燃燈悶坐，見蘭至，問曰：「何事行急？」蘭低語曰：「一事甚好笑。」從曰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華官人初到，與娘子又未相見，適問妾因照他寢所，乃以一書著妾付與娘子，不知所言何事。」從厲聲曰：「何有此舉！快將出去！」蘭忙將書藏袖內，趨出房門，不覺其書失落在地。蘭去，被從檢之，乃私開就燈燭之，則端書也。正看間，蘭尋書復至，從以手指蘭曰：「這賤人，險些被你誤驚一場。此汝娘子之書，何妄言如此。」蘭曰：「妾實不知，然恰喜大娘子所寄，若寄自官人，娘子開看，豈復還乎？」從聽其言，亦難以對，且佯答曰：「將阿姊書看何如。」

女兒端書奉賢妹順卿妝次：敘別於歸，數更莢。思親之念未嘗忘，而日省無自；有家之願雖已遂，然婦道未終。但幸主蘋繫於中饋，大人無責備之心；侍巾櫛於帷房，君子有刮目之顧。區區之心，竊自慰也。夫何魚躍淵中，吾心克遂得天之私願；詎意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訃音！令人聞之，食不下咽。然而欲慰悲傷，當求所幸於不幸；要舒尊結，宜合難求於可求。吾聞趙子立志卑污，每稱羞於奴僕；素行薄劣，恒致惡於鄉間。彼身雖逝，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；爾年正青，幸伯牙能彈流水，豈乏知音？切宜善自遣排，以圖後膺天眷；莫為無益之悲，致損生香之玉。予也，心遠地偏，無由而會，今因檀郎赴弔，敬付寸楮，以慰汝懷。不宣。

從讀至「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訃音」，不覺長吁數聲，墮淚濕紙；又見「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」，乃曰：「阿姊何不寫此在前，免人煩忙。」香蘭曰：「且更看後面何如。」二人看畢，乃知生專為舉弔而來，從因謂蘭曰：「汝明早煮水，何不與華姑夫說知，叫他不必提起弔喪之事，那人雖死，我相公嫌他不如，只說敬來問安，豈不更美？」蘭這一回雖不言，心下已行。高者

之書須誤說，而彼竟問之，今又教他勿舉弔喪之事，其喜生之心已動於窗後之一觀矣。」

次早，生起著衣時，香蘭在窗外潛知生已起，奉水盥生。生因問曰：「書已達否？」蘭想起昨夜錯誤之事，乃帶笑容曰：「已達矣。」生意蘭笑已，固問之，蘭曰：「昨者妾錯認書是官人的，俺娘子驚而怒焉。及開封，方知是大娘子的，所以可笑。」生斥之曰：「汝誤說有之。汝娘子識字，封外明寫大娘子所寄，何待開封方知？」蘭曰：「彼時因妾失落在地，娘子拾得，欲背妾開看，未及詳觀護封，所以錯認。」生聽其言，默然良久，因復問曰：「汝娘子那時更有言否？」蘭乃述其「令勿往弔」之事。生深感之，曰：「若非汝娘子示知，今日正欲親詣往弔，未免竟把此嫌。汝回見娘子，多上替我申謝。」

時生既不赴弔，張又固留，乃先命僕歸。張夫婦詢知生因與端觀蓮被責，出外讀書，不與回家，考試後學中諸友又各移回，惟生一人在彼，甚是寂寥。張即遣人與生僕同至生家，稟以留生讀書之意。衰喜曰：「遠於妻子」，欣然應允。時生不知，越數日，又辭歸。張夫婦曰：「賢婿欲歸之急者，只為讀書。老夫舍後有一小閣，略堪容膝，賢婿不棄，此地寂靜，亦好用功。」生曰：「國文忝在半子，荷上恩愛，喜出望外，但恐家君不容耳。」張因告以父母亦允之意。生思：「歸家亦不得與端相會，不如此，免似學中寂寥。」乃遂拜諾。本日，即館生於後閣。其閣門有二：一開於張之屋左，以通賓客遊玩；一自中堂而入，要經從刺繡窗下而達。當日，張即令生由從出入，以避外人交接。

生至閣，文房畢具。張有門生數人，皆有才望，時令與生作課。居一月餘，生工程無缺，但以久別於端，心恒悶悶，乃作《長相思》詞一首以自遣。詞曰：

坐相思，立相思，望斷雲山倍慘吁，此情孰與舒？才可如，貌可如，更使溫柔都已具，堅貞不似渠。

生制成，欲留以寄端，乃以片紙書之，黏於書廚之內。忽蘭至，曰：「老夫人今日壽辰，開宴堂中，請官人一同慶賞。」生得命即出。經過窗前，聞蘭花馥馥。生曰：「何處花氣襲人？」蘭以手指窗。生趨視之，見一女子在內，手捻花枝。生知是小姨，慌道：「不敢詳視。」

及至堂，肴饌潔備，正將登席，張夫婦入屏後問語，又喚蘭數聲，方出。生疑議己之未遣禮也。其色甚慚，乃曰：「今者岳母華誕，小婿缺禮，負愧殊深。」張慌慰之，曰：「適問愚夫婦他無所言，因次小女與賢婿前未相見，今日汝岳母賤辰，遣蘭喚小女出拜，以成一家之樂耳。」生色少定。少頃，蘭與從至，母令與生敘禮。禮畢就坐，生側目之，豔質與端無異，而妝點尤勝。女亦覷生，各相默羨。酒至半酣，生起為壽，次當及從。張曰：「姊夫，客也，汝當奉酒。」二人酬酢之際，推讓不飲，母曰：「毋讓，各飲二杯。」生一飲舉回時，從方舉杯未酌。蘭與侍妾在傍代酌，私相語曰：「外人來見，只說是一對夫妻。」從聞之，禁笑不住，將酒少噴於盞，托顏甚愧。生覺之，令蘭再酌己酒，飲之，以掩其事。從竟只飲一杯，心甚德之。張夫婦不知其意，以生有酒力，乃與生更相酬奉。席罷，生醉往閣就寢。

次早，蘭以生昨醉，奉水去，乃過從窗下。從在內呼曰：「何往？」蘭因顧焉，見從几上新寄蘭花二串，蘭指曰：「何用許多？」從曰：「汝試猜之。」蘭曰：「欲以一串與老夫人？」從曰：「非也。」曰：「欲與老相公乎？」從曰：「相公素不好此。」蘭思昨日生過此，曾問此花，意其必與生也，乃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從曰：「果誰？」蘭曰：「莫非華姨夫乎？」從曰：「是固是矣，但汝將去，不必說是我的。」蘭首肯即行。至閣，生已起，久候水不至，因思：「若非岳母壽辰，小姨無由得見。」乃作詩一律，以紀其美。詩曰：

飛瓊昨日下午瑤樓，為是蟠桃點壽籌。

玉臉融嬌欲脆，柳腰嫵娜只成羞。

捧杯漫露纖纖筍，啟語微開細細榴。

不是愚生曾預席，安信江東有二喬？

生正將詩敲推，聽窗外有履聲。生出視，見蘭手執蘭花，問曰：「何以得此？」蘭曰：「妾正為往外庭天井摘此，所以奉水來遲。」生以為然。及接至手，見其串花者乃銀線，因謂曰：「此物非汝所有，何欺我也？」蘭以從欲避嫌直告。生曰：「以花與我者，推愛之情也；令汝勿言者，守己之正也。一舉而兩得矣。」遂作《點絳脣》一首以頌之：楚畹謝庭，風露陪香，人人所羨。嫦娥特獻，尤令心留戀。厚情罕有，銀線連行串，還堪眷。避嫌一節，珍重恒無倦。

蘭見生寫畢，正將近前觀其題者何語，生即藏於匣內。蘭不得見，乃出，謂從曰：「方才蘭花因穿以銀線，華官人即知是娘子的矣。感歎不已，立制一詞。妾欲近視，即已收之。此必為娘子作也。」從悔曰：「彼處士子頻來，倘有不美之句被人檢之，豈不自貶穢名乎！」心甚怏怏。蘭曰：「吾聞與他來往作者已具書後日相請，但不知果否。若果，我與娘子往閣開他書廚一看，便見明白。」從深然之。

二人商榷方已，從母忽至房中，見從悶坐，曰：「吾兒何不理些針指？」從曰：「數日不快，故慵懶矣。」母復顧窗壁，見新畫一美人對鏡，內題詩云：

畫工何事動人愁，偏把嫦娥獨自描。

無那思想頻照面，只令顏色減嬌羞。

母覽畢，思「畫工何事動人愁」之句，謂從怨己之不與議婚也，遂謂從曰：「前者人來與汝議親，以趙子新亡，故未言及。今事已定，近又四五門相求，皆名門貴族，此事久遠，未可輕許。今數家姓名俱言於汝，任汝自擇，何如？」從不答。母又曰：「此正事，直言無妨。」從隱几不應。蘭因附耳謂母曰：「老夫人且退，待妾問之，彼必不諱。」母退。

至夜，蘭詢從曰：「今日老夫人謂娘子自擇之事，何不主之？」從曰：「此事吾亦不能自決。」蘭舉其最富盛者以示之，從曰：「安知異時不貧賤乎？」蘭曰：「娘子若如此，則日月易擲，更待何時？今夜月明如畫，不如與娘子拜告卜之，如祝者納焉。」從然其言。至更時，從與蘭備香案，臨月拜禱曰：「如所願者，乞先報以一陰一陽，而以聖終之。」祝罷，乃以五姓逐一拜問，無一如願。從沉吟半晌，近案再拜，心祝卜之，連擲三次，皆如所祝。從乃長吁數聲，擲之於地曰：「若是，則吾當皓首闈門矣，卜之何益！」蘭曰：「妾觀娘子這回所卜之事，皆如所祝，但不知屬哪一家耳。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？」從曰：「汝何不察？此第六卜矣，不在五者之內。且卜以決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？」蘭曰：「但得如此，雖彼未在此，娘子有意，委曲亦可成之，果何患乎。」從曰：「彼已娶矣。」蘭知其所指者在華，亦不復問。忽聞房中侍妾有逐妾之聲，恐母醒知覺，遂與蘭歸房內。

過二日，生果以友請赴席。蘭與從潛往閣中，開生書齋房門並書廚，見其有思端之詞一首，內有「堅貞不似渠」之句。從曰：

「世言『無好人』三字者，非有德者之言也。貞烈之女，代不乏人，華姨夫何小視天下，而遂謂皆不似阿姊乎？」乃以筆涂去「不」字，注一「亦」字於傍。再尋之，又得其題壽席之詩並頌蘭花之詞，遂懷之於袖。因思蘭日夕與生相近，生不知私之，反過望於己，乃以筆題壁間而所畫黃鶯弔屏云：

本是迎春鳥，誰描入畫屏？羽翎雖可愛，不會向人鳴。

從題畢，與蘭遁回。

比生回房，正欲就枕，見弔屏上新題墨跡未乾，起視之，乃有「不會向人鳴」之句，心甚疑，及看書廚，所作詩詞未見，而欲寄端之詞已改矣。華細思曰：「此必香蘭日前因不與看，故今盜去，而所改所題之意，皆欲有私於己而為毛遂之自薦也。」時香蘭年方十六，性極乖巧，能逢迎人意，且有殊色，生屢欲私之，恐其不諳人事而有所失；及其見詩，欲心大熾，以筆書於粉牌曰：「莫言不是鳴春鳥，陽台雲雨今番按。」時岳母見生帶醉而回，令蘭奉香茶。生見蘭至，曰：「吾正念汝，汝今至矣。」蘭視其顏色，知其發言之意，正欲趨出，生以手闔門而阻之，欲與之狎。蘭不允，生以一手抱之於牀，一手自解下衣，蘭輾轉不得開，即拽斷之，蘭自度難免，因曰：「以官人貴體而欲私一賤妾，妾不敢以偽相拒，但妾實不堪，雖欲勉從，心甚戰懼，幸為護持可也。」生初雖然之，然夫婦久別，今又被酒，將蘭手壓於背，但見峰頭雨密，洞口雲濃，金槍試動，穿雲破壘。蘭齒齧其唇，神魂飄蕩，久之，方言曰：「官人唯知取己之樂，而不肯憐人，幾乎不復生矣。」生撫之曰：「吾觀汝詩並所改之字，則今日之事，正樂人之樂耳，何以憐為？」蘭曰：「妾有何詩？」生指弔屏示之。蘭曰：「所題、所改，皆吾二娘子午前至此為之，並廚內詩詞，亦被袖去，與妾何干？」

生更欲問從有何言語，不意從見蘭久於閣，意其必私於生。乃詐以母令，令侍妾往叫。蘭忙趨出。從曰：「汝出何遲？」蘭倉卒無對。又見其兩鬢蓬鬆，從詰之曰：「汝與華官人做得好事！」蘭不認。從曰：「我已親見，尚為我諱！」蘭恐其白於夫人，事難終隱，只得直告。

自後從一見蘭，即以此笑之。蘭思無以抵對，亦欲誘之於生，以塞其口。一日，因送水盥生，生見蘭至，更欲狎之，蘭曰：「妾今傷弓之鳥，不敢奉命，但更有一好事，官人圖之，則必可得。」生曰：「無乃二娘子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吾觀汝娘子端重嚴厲，有難以非禮犯者。且深闔固門，日夕侍女相伴，是所謂探海求珠，不亦難乎！汝特效陳平美人之計，以解高帝白登之圍矣。」蘭曰：「不然。妾觀娘子有意於官人者五。」生曰：「何以證之？」蘭曰：「官人初至而稱歎痛哭，一也；誤遞其書，始雖怒而終閱之，二也；酒席聞妾等『似夫妻』之言即笑，三也；官人聞蘭花而即饋之，四也；月夜卜婚惟六卜許之，乃怒而擲之於地，及問其故，曰『彼已娶矣』，她雖未明言是官人，然大意不言可知矣，此五有意乎官人也。以是觀之，又何難哉？」生初意亦有慕從之心，然思是小姨，一萌隨即過，及今聞一心惟許於己，且向者有相士「必招兩房」之言，遂決意圖之。因撫蘭背曰：「是固是矣，何以教我？」蘭曰：「老相公與夫人擇日要往城外觀中還願，若去，必至晚方回。官人假寫一書與妾，待老相公去後，妾自外持入，雲是會晤相請。官人於黃鶯弔屏詩末著娘子之名於下，潛居別所，妾以言賺之，必與妾來者。那時妾出，官人亦效前番而行，不亦可乎。」生手舞足蹈，喜之如狂，即寫書付蘭，乃作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淑女情牽意絆，才郎心醉神馳。

聞言六卜更稀奇，料應蒼天有意。

欲效帝妻二女，須煩紅葉維持。

他時若得遂雙飛，管取慇懃謝你。

蘭去，生行住坐臥，皆意於從。至期，從父母果出。蘭謂從曰：「前者娘子所遺弔屏，何故將自己名字亦書在上？」從曰：「未也。」蘭曰：「妾看得明白，若非娘子，必華官人添起的。」從不信。蘭曰：「如不信，今日華官人去飲酒，我與娘子親往一觀，即見真假。」從恐蘭賣己，先令侍女先往園中觀看。不知蘭亦料從疑，預先與生商榷，將外閣門反閉，示以生由外門而出。侍妾回曰：「閣內寂無一人，華官人已開大門去矣。」從因疑釋，與蘭同往。

蘭開書房門，詐驚訝曰：「娘子少坐，妾外房門失閉，一去即來。」從以為實，正欲以筆涂去弔屏名字，生見蘭去，潛出，牢拴其門，突入書房，將門緊闔。從乃失措，跌臥於地。生忙扶之，謂曰：「前荷玉步光臨，有失迎迓，今敬謹候，得遇，此天意也。無用惶恐。」從羞澀無地，以扇掩面，惟欲啟戶趨出。生再四阻之，從呼蘭不應，罵曰：「賤妾誤我，何以生為！」生復近前慰之，從即向壁而立，其嬌容媚態種種動人。生亦效前番香蘭故事強之，翻覆之際，如鷸蚌之相持。久之，從力不能支，被生鬆開鈕扣，衣幾脫。從厲聲曰：「妾千金之軀，非若香蘭之婢比也。君忘親義，如強寇，欲一概以污之，妾力不能拒矣，妾出，即當以死繼之。」言罷僵臥於席，不復以手捍蔽。

生慘然感觸，少抑其興，謂從曰：「娘子顧愛之心，見之吟詠，生已知之久矣。今又何故又拒之深也？」從哀泣而告曰：「君乃有室之人耳，豈不能為人長慮耶！」生曰：「長慮之事，子無感歎犬吠之拒，小生自有完璧之計。」從曰：「君未讀《將仲子》之詩乎？其曰『畏我父母』、『畏我諸兄』者，果何謂也？」生曰：「予觀令姊非妒嫉之婦，生當懇之，彼必從命。」從曰：「縱家姊能從，姊妹豈可同事一人乎？且二氏父母，將何辭以達之也？事不能諧，妾思之熟矣。君能以義自處，憐妾之命而不污之，此德銘刻不忘也。」生曰：「堯曾以二姨舜，以此論之，亦姊妹同事一人矣，何嫌之有？」從曰：「彼有父母之命，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倘得其命，何如？」從不理得，曰：「若此，庶乎其可矣。」生見從語漸狎，復欲要之，從曰：「君尚不體妾心耶？君果有父母之命，吾寧為君他日之妾，今日死亦不允矣。」生曰：「恐汝非季布之諾也。」從因解所佩香囊投之几，曰：「願以此為質，妾若負心，君以此示人，妾能自立乎？但恐鐵杵磨針，成之難耳。」生知其心堅實，即送出閣。

從至閣門之外，思：「前日香蘭出遲，已即次發而笑之，今自留連許久，雖無所私，其跡實似。恐見蘭無以為言。」越趨難進。生不知，以為更欲有所語己，正欲近之；從見之，恐益露其情，促步歸房。生怏怏回齋。

時蘭等遇以戶外喧嚷，出視，未見從回，從心少慰。但以生向者移至，已即不顧而回，恐生疑已無心於彼而敗其蹤跡，書一紙，令蘭達之。

失節婦張氏從斂衽百拜奉新解元應奎華先生大人文几：妾愧生長閨門，叨蒙母訓，嘗欲以婦道自修，期不負千古之烈女。故庭闈之外，無故不敢輕出。近者足下下臨蓬室，義恭眷屬，或有所奉而不令者，蓋推手足之愛己及之，非欲有私於足下也。及聞足下與之吟詠，妾甚悔之。欲達之父母，則恐累大德，不得已，犯行露之戒，欲去其所題之跡。今不幸偶有所遇，而致君之戲，此固知言蘭引

誘之罪，而長與足下，豈得為無過哉！但君之過如淡雲之翳月，雲去可以復明。若妾，今雖未愛君辱，然整冠李下，納履瓜園，婢妾之疑，雖蘇張更生，不能復白，其過如玉壺已缺，雖善補者，亦不能令其無瑕矣。彼時倉卒，若得父母之命，當執箕帚於左右。妾歸，終夜思之，必不可得。今後不必以此為懷。所冀者，乞賜哀憐，勿以妾之失節者輕薄於人。妾當閨闈終身，以為君報也。興言至此，不勝悲傷，仁人君子，幸垂鑒諒！

生覽畢，深自怨悔，廢寢忘餐，自思不能成，其誤女終身。乃作書，欲告之端，令端代謀。

書令蘭寄之。從知，與蘭私開。內有二啟，其一敘其久別之情，曰：

書奉正卿娘子妝次：久違芳容，心切仰慕，寤寐之見，無夜無之。特以大人未有召命，不得即整歸鞭，心恒慊慊而已。所喜者，令椿萱施恩同猶子，馴僕妾勤侍若家僮，數度日月，亦不覺也。乃若賢卿獨守空房，有懸衾篋枕之勞，無調琴鼓瑟之樂，生實累之，生實知之。惟在原情，勿致深怨可也。秋闈在邇，會晤有期，無窮中悃，統俟面悉。

其二直述已與從此事，欲令端謀之。從見之大驚，曰：「何此子之不密也。」乃手碎其書。蘭慌止之，曰：「彼令妾寄，今碎之，將何以復？」從語之曰：「彼感於予向者之書，不得已，欲委曲求之阿姊。然不知阿姊雖允，亦無益於事；倘不允，而觸其怒，則是披蓑救火，反甚其患也，令予立於何地耶！不如予自修一書，書內略涉與華視皆之辭，與彼信同封去，彼必致疑，以此怨之，或可得其怒與不怒之心，而亦不至於自顯其跡矣。」蘭曰：「善，請急為之。」從乃修書曰：

曩正想間，忽蒙雲翰飛集。啟緘三復，字字慰我彷徨。但此子不肖，自貽伊戚，不足惜。妾所憂者，椿萱日暮，莫續箕裘，家務紛紜，無與為理，不識阿姊亦曾慮及此否也？姐夫駐足後院，動履亨嘉，學業大進，早晚所需，妹令侍妾奉之，不必掛意。秋闈歸試，奪黿之後更當頻遣往來，以慰父母之心。彼為人極其敦篤，吾姊不必嫌疑也。今因鴻便，聊此奉達，以表下懷。不宣。

從寫至「早晚所需，妹令侍妾奉之」之外，乃偽寫「妹親自奉之」，然後用淡墨塗去「親自」二字，乃注「令侍妾」三字施者，以啟其致疑之端。再將二信同函封去。

端自生別後，日勤女工。或謂之曰：「娘子富貴兼全，無求不得，無欲不遂，何自勞如此？」端曰：「古人云：『人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；逸則心蕩，蕩則未有不流於淫者。』吾之所為，份耳，何勞之足云。」端之為人，其貞重如此。及得生與從書，見其同緘，又見從書所份改「親自」二字，心果大疑。乃復書與生曰：

君歸程在即，他言不贅，但所封貴札，緣何與舍妹同封？且舍妹書中所改字跡，甚是可疑，妾非有所忌而云然，蓋彼係處子，一有所失，終身之玷，累君之德亦大矣，事若如疑，急宜善處，事若方萌，即當遏絕。慎之，慎之！

生得端書開看之，乃有「同封」「改字」之說，不知所謂。蘭因告以從改書、已寄之故。生大喜，以為得端之心，事可成矣。令蘭以端書所謂「妾非有所忌而去然」並「事若如疑，急宜善處」之語，報之於從。從曰：「此奚足取？特觸彼之怒耳。汝與華官人說知，此事必計出萬全，然後可舉而圖之，苟使勉強曲成，使惡名昭著，予朝聞夕死矣。彼不日亦當赴試，最忌者醉中之語、感歎之筆，他無所言也。若夫不得正娶而終不他適者，予正將以此自贖前過，於彼何尤，於我何惜！」華聞其言，愈增感慕。

數日後，袞果走價促生赴科。張夫婦厚具贖禮送行。

生歸，端細詢前事，生備述始末之由，端大慟，生百喻之。端曰：「實妾令君帶書一節誤之。」生舉從卜並前相者「必招兩房」之言告之，以為事出不偶。端曰：「縱如此，汝必能如吾妹之所言，使娶之有名而無形跡，然後可也。」生曰：「予有一謀，能使吾父母之聽，但不知汝父母之心矣。」端曰：「汝試言之。」生曰：「予父母所憂者，惟在吾之子息。吾若多賂命相之士，令彼傳言『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』，那時可圖。」端曰：「君年尚幼，彼縱與娶，亦在從容。」生曰：「更令術者以天促告之。」端乃徐曰：「君之所言，似有可行者，君試急謀之。君計若行，妾父母之事，妾當任之矣。」

於是生一便治裝往試。一見術士，即厚賂之。及至科比，又高中，捷書飛報父母與端知。

生詞林戰捷，舉家歡卜六，大治筵宴，厚酬來使。及生回，賀客既散，術士盈門，言生之命相者，皆不足其壽數，且云「急娶偏房，方能招子。」生又托病，不欲會試。父果大懼，恐生夭折，自欲納妾。生母曰：「汝年高大，不可。今諸術士皆言國文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不如令彼納之。」袞曰：「恐兒婦不允。」生母曰：「吾試與言之。」端初聞姑言，詐為不豫之色，及姑再三喻之，乃曰：「若然，必媳與擇，然後可也。」姑許之。端乃與生謀往父母之家。端至，父母大悅，謂曰：「汝郎發科，吾欲親賀，為路途不便，所以只遣禮來，心恒歉歉。今日何不與彼同來？」女長吁數聲。父母曰：「吾聞汝與郎有琴瑟之和，故令同來，今看汝長吁，無乃近有何言？」端以從在旁，且初到，但曰：「待明日言之。」

端前者因從所寄之信，終疑其與生先有所私，每懷不足彼之心，及問香蘭，始知從確有所守，乃歎曰：「幸有此計可施，不然，令彼有終天之恨矣。」因令蘭相贊成。

時從猶不知端來之意，至夜，二人同寢，端舉以語之。從難言，潛然淚下。蘭在傍曰：「今謀已屬全，無瑣隙之可議。妾以為娘子聞此，實有非常之喜耳，何乃悲慘之深乎！」從抵目言曰：「策固然矣，當以予一人之失貽累於眾。且縱得諸父母之聽，亦非其本意。予所以苟養性命而不即死者，恐此心不白，愈起群疑，惡名萬世，故不得已而圖此萬萬不幸也。不幸之事，誰則喜之！」端亦為之感泣，更闌方寢。

次日，父母復問端長吁之故，端告以生納妾之事。張曰：「彼年尚幼，何有此舉？汝不必憂，吾當阻之。」端曰：「不可。此非郎之意，乃舅姑卜郎之命，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故有是舉。今勢已成，則不能阻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又不當阻。」張曰：「然則何以處之？」端欲言囁嚅。父母曰：「何難於言也？」端曰：「恐不見聽，故不敢言。」父母曰：「汝但言之，無不汝納。」端曰：「他無所言，但恐彼納妾之後，時馳歲去，端色既衰，彼婦生子，郎心少變，所求不得，動相掣肘，不免白首之歎。端細視此郎前程萬里，福澤悠長，阿妹尚未納親，欲令父母以妹妻之，使端無後日之憂，二氏有綿綿之好，不亦長便乎！」張曰：「吾家豈有作妾之女！」端曰：「姊妹之間，有何彼此。」張不答。端見父不聽，掩哭入內。

張見端如此，雖不彼聽，心亦甚憂，蘭因曰：「娘子初至，何不權且許之，與她閒樂幾時，待她回日，又作區處。」張曰：「此事豈可兒戲！」蘭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妾觀二娘子，數時諸宦家相求，彼皆欲卜之，不肯輕許，豈肯與人作妾乎？何不令她自與她說，那時她見二娘子不允，自不能啟口，而亦不得怨尤相公與夫人矣。」張夫婦曰：「此說較可。」因令蘭喚端，謂曰：「吾兒不須憂悶，我二人俱依汝說，汝更要自與汝妹商量，她若不允，我二人亦難強之。」端偽曰：「此事她知，決不肯從，只在父母決之。」張曰：「此彼事也，任彼主之。」因喚從出，謂曰：「汝姊欲說汝作妾，可否，汝自裁之。」從語端曰：「事繫終身，不敢輕議。自彼

人喪後，人來議親，妹誓不問妻妾，惟如卜者，即納之。阿姊之言，亦惟卜之而已。」父母以前卜許多，皆未准，這次豈即如卜？亦贊言令卜之。

是夜，端、從、蘭三人同居房中，詐言所卜已吉，從已許之，報知與張，張笑曰：「吾特寬汝之憂，卜豈能定乎？此事斷然不可。」

端思無由得父之聽，乃與從臥幽房中，令香蘭詐言其「數日絕食，肌膚消瘦。」母心惶懼，苦勸於張。張亦重生才德，思欲許之，又嫌為妾，將欲不許，恐女生變，二者交戰胸中，狐疑莫決。

生作會諸友亦聞其事，乃相率詣張，陰與贊成，且曰：「堯以二女妻舜，後世稱傳，皆雲盛事，孰得以此而少之？」張曰：「諸賢之言固有然者，但此舉實出小女，非吾婿意也。一旦舉此，知者謂小女執性，委曲為之；不知者，將以老夫為趨炎之輩矣。今必俟彼自有憫求之誠，然後再作定議也。」

諸友退乃密修書寄生，備述張有允意，但得遣人造求，可諧其事。生以友書呈於父母，詐言以為不可。衰曰：「此汝岳父盛意，子若卻之，是不恭矣。可即遣媒灼往求，不宜遲滯。」生乃復書，轉浼諸友婉為作伐。

諸友復造於張，述生遠浼之意。張疑其詐，覺有難色。諸友乃出生書示之。張細認字跡，果婿所寄，又見書中言辭懇曲，不得已，乃曰：「小婿若有此舉，又承諸賢過論，禮當從命。但我單生二女，不宜俱令遠離，況且春試在即，要待小婿上京應試連捷回來，那時送小女於歸未遲。」友即以張言語生。

生知岳父親事已成，欣然稟於父母，連夜抵京。三場試罷，復登甲第，賜入翰林。生思若在翰林，無由完聚，乃以親老為名，上表辭官。天子覽奏，嘉其克孝，准與終養。

及回，父母備禮，俟生親迎。張生妝資畢具。府縣聞知，各具禮儀，金鼓衛送。觀者如簇，莫不賞羨。惟從眉峰鎖納，默默無聊而已。端知其意，於夜乃置酒靜室，共敘疇昔，以解其悶。席間，端曰：「此夜雖已完聚，但揆厥所由，實我寄書一節以啟其釁，因作《西江月》一首以自責曰：

女是無瑕之璧，男為有室之人。今朝不幸締姻盟，此過深當予病。《記》雲『內外不謹』，軻書『授受不親』。無端特令寄佳音，以致針將線引。

從曰：「實妹不合私饋蘭花，以致如此。與阿姊何與？」亦作詩一首以自責曰：

杜宇啼春徹悶懷，南窗倚處見蘭開。

清芳擬共松筠老，紫莖甘同桃李偕。

聽羨欲投君所好，追思反作妾懸媒。

幾回惆悵愁無奈，懶向人前把首抬。

生曰：「二卿之言，固有然也。然以閉門拒嫠婦者處之，豈有此失？此實予之不德而貽累於卿也。」遂作《長相思》詞一首以謝之。詞曰：

感芳卿，謝芳卿，重見娥與女英。二德實難禁。相也靈，卜也靈，姻緣已締舊時盟。還疑宿世情。

又詩一首以為慰云：

配合都來宿世緣，前非滌卻總休言。

稱名未正心雖愧，屬意惟堅人自憐。

莫把微瑕尋破綻，且臨皓魄賞團圓。

靈台一點願無恙，任與詩人作話傳。

是夜完聚之後，倏忽間又輕數載。天子改元，舊職俱起敘用。生與端、從同歷任所。二十餘年，官至顯宦，大小褒封，致政歸田。

端後果無所出，惟從生一子，事端曲盡其孝。夫婦各享遐齡。時無以知其事者，惟蘭備得其詳，逮後事人，以語其夫，始揚於外。予得與聞，以筆記之。不揣愚陋，少加敷演，以傳其美，遂名之曰《雙卿筆記》云。